

艰难走过

金盛先 著

JIAN NAN ZOU GUO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艰难走过

金盛先
著

JIAN NAN ZOU GUO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艰难走过 / 金盛先著.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432-1176-9

I. 艰... II. 金...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330 号

责任编辑 余佐赞 李爱珍

封面设计 车皓楠

美术编辑 路 静

技术编辑 徐雅清

艰 难 走 过

金盛先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98 千字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1250

ISBN7-5432-1176-9/I·205

定价: 23.00 元

如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T: 64580324

编辑荐言

坦率地说,作为编辑,我们在阅读这一小说集时,内心是颇为惊喜的。

这一小说集的每一篇小说都给人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作者通过剪裁不同年代的不同侧面,进行概括和提炼,使之成为现实生活的升华;通过选择特定环境和特定事件,刻画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使之成为展示人生的舞台;通过运用传统而又经典的手法,精心谋篇布局,勾勒既环环相扣又跌宕起伏的故事,使之成为独具魅力的奇葩。阅读这样的小说,犹如正在欣赏一幕幕扣人心弦的电视连续剧。

翻开这一小说集,其中《还债》让人觉得必须根治“文革”的创伤;《绝路》让人感到必须呵护嫩弱的打工妹;《鬼地》使人由衷赞叹那勇于改革、忘我奋斗、一心为民办实事的英雄;《竞争》使人无比惋惜那当初艰苦创业、如今心胸狭窄、最终势必被市场经济所淘汰的人士;《新县志》将官场某些不正之风描绘得如此淋漓尽致,令人沉思;《回归大地》又把应该怎样做事、做人、做官展现得那样惊心动魄,发人深省。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开启人间宫殿的钥匙。愿读者能喜欢这本小说集,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编者

2005年9月

目 录

编辑荐言	1
1. 还债	1
2. 绝路	19
3. 鬼地	53
4. 竞争	80
5. 新县志	123
6. 回归大地	175
后记	359



艰难走过



当他再看到这绿玉上篆刻的小小的“赵记”两字时，浑身像触电般的猛一颤抖。

还 债

赵芳要去南方旅行，母亲很担心。

母亲说：“阿芳，你年纪还小，一个人远离家门，妈不放心。再说，最近社会治安又不好……”

赵芳说：“妈！你整天说我年纪还小，年纪还小！我今年已经23岁了，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再说，我是公安局局长的女儿，谁敢碰我一根毫毛呢？”

母亲说：“阿芳，你一定要去南方，那就请你的要好同学李英一起去，与你作个伴，妈可以放心！”

赵芳说：“妈，李英在三天前已经去南方了。你不是不知道！”

母亲无言对答。

当天下午，赵芳就一人去了南方。

正是赵芳的这次南方之行，给她和她的全家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半个月后,赵芳即将结束南方之行的时候,她在广州登上了一列北上的列车,准备返回她的家乡南江市。

夜幕降临。

列车在风驰电掣般行进。赵芳靠窗而坐,她的身子随着列车奔驰的节奏在微微摇晃。她那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眺望着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她那白皙颀长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金光闪闪的金项链。她浑身上下洋溢着少女的几分高雅和傲气。

“旅客同志们,现在开始查票了,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在列车员的广播声中,一位乘警来到了赵芳跟前。

“同志,你的票?”

赵芳习惯地看了乘警一眼,站起身,伸手取下挂在行李架上的她的小挎包。突然,她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她失声地叫起来:

“哎呀,我的包……”

原来,赵芳的小挎包的侧面已被人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包里空空的,车票不见了,钱包也丢了。顷刻间,赵芳气得脸色通红,泪水直在眼眶中打转。她直骂:

“扒手!这该死的扒手……”

“你到什么地方下车?”乘警问。

“南江市。”

“请你补票。”乘警盯着她说。

“补票补票,我的钱包也丢了……”望着众多的围观者,赵芳窘得流下了眼泪。

“不补票,你是出不了站的。”乘警说。

“我……”赵芳真的要哭了。

“来,我来替你补票。”在这为难之时,坐在赵芳斜对面的一位小伙子站了起来,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了钱,递给乘警,为赵芳补了票。





“这……我真不好意思!”赵芳十分感激地打量了小伙子一眼,她这才发现,坐在自己斜对面的竟是一位英俊潇洒的年轻人。

待乘警走后,赵芳与那小伙子攀谈起来。

小伙子递给赵芳一张名片。名片散发着淡淡的香水味,上面印着:中国南方陶瓷总公司刘刚总经理。

赵芳看过名片,又惊又喜地说:“真想不到,你是刘总经理!”

刘刚略微一笑,说:“你仔细想想,你的钱和车票在什么地方丢的?当时,在你身边有什么人?”

“我……在广州进火车站检票时,挎包还是好好的。”赵芳回忆着说,“我在上火车时,好像被人碰了一下。”

“谁碰了你?那碰你的人长得是什么模样?”刘刚问。

“那人……我记起来了,那人是一脸麻子,年纪不大。”赵芳说,“当时,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上火车,所以我也不在意……”

“这个王麻子!”听了赵芳的话,刘刚脸上的肌肉难以察觉地抽搐了一下,双手不由自主地插进了自己的口袋。他的右手在裤袋里触到了一件东西,那是一个小小的纸团,一张电报纸的纸团。刘刚定了定神,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拿出电报纸的纸团,将它慢慢展开,只见上面写着:“刘大哥,南江公园见。王弟。”

刘刚不露声色地将电报纸揉成一团,将它扔到了车窗外。他心里纳闷:“难道王弟也在这车上?”想到这里,刘刚站起身,对赵芳说:“我去走走,马上就来。我的一个提包放在行李架上,请你帮我看管一下。”

赵芳顺着刘刚手指的方向,看到了刘刚的一个方方正正的皮制的提包,点点头。

刘刚走了几步,又返回来,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提包,对赵芳说:“这包还是我自己提着,不用麻烦你了。”

赵芳目送刘刚离去。

刘刚离开座位后,从1号车厢来到了3号车厢,又走进3号车厢





的厕所，关上了门。他急忙打开自己的提包，从中拿出一块用红绸布包着的晶莹剔透的圆圆的绿玉，将它紧紧贴在胸前。几分钟后，刘刚又将那圆圆的绿玉用红绸布小心地包好，重新放入提包内，这才开门走出厕所。他又从3号车厢走到9号车厢，找遍了整个列车，但是，他没有找到他的王弟。

这时，列车已经慢慢地开进了一个车站。这里离南江市还有120多公里。列车刚停稳，刘刚便迅速地下了车，他与赵芳不辞而别。

三

谁会想到，刘刚并非是南方陶瓷总公司的总经理，他是一个盗窃团伙的“大哥”。

刘刚下了火车后，立即叫了一辆出租车，匆匆赶到了南江市，在南江公园旁边的一家宾馆内住了下来。他此次来到南江市，是要与他的王弟见面。他根据王弟电报所约，一连几天，在南江公园的里里外外转了又转，可是连王弟的影子也没有见着。

这天中午，刘刚没精打采地从南江公园准备回到宾馆去办退房手续，当他走到宾馆门前时，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跃入他的眼帘：王弟！他看到王弟正在宾馆门前的人群里钻来钻去，围着一个坐在地上算命的瞎子转。刘刚赶紧大步走上去，在王弟的肩膀上用力拍了一下。王弟一惊，回头一看，忙说：“刘大哥，是你？”

“怎么？你不认识你大哥啦！不是你让我在南江公园等你的吗？我恨不得马上揍你一顿！”刘刚说。

“大哥，别误会！我在给你拍了电报后，就听说你已被抓‘上山’了……”王弟的脸满是坑坑洼洼，如同被鸡啄过的西瓜皮一样。他说话时满脸麻点都在跳动。

“你大哥命大福大！”刘刚说，“‘娘舅’能抓我‘上山’，我就不能逃跑？你是不是盼我一直被关在山上？”

“哪里哪里，刘大哥，你说的是什么话？”





“那我们快走吧，到那边去谈谈。”

王弟还有些不想走，说：“刘大哥，你看那个瞎子，骗钱真在行，不到半个时辰就进账了几张‘分’。我想去逗他玩玩……”

“你这小子，有本事去找别人玩，你没看见人家是一个瞎子？”

“管他呢！瞎子也见钱眼开……”

“你……”刘刚重重地揍了王弟一拳，把他拉到一边，厉声问：“你拍电报叫我来，有什么事？”

“南江来了一大群‘黄鱼’！”王弟说。

“噢！”刘刚为之一振。

王弟告诉刘刚：一个星期前，有一香港同胞的返乡探亲团来到了南江市，有一百多人。现在，他们正住在南江市一家五星宾馆内。

“返乡探亲团？”刘刚问。

“嗯。听说他们随身带的都是美元和港币，还有贵重首饰呢！”

“五星宾馆的地形你熟不熟？”刘刚问。

“五星宾馆我已经去过多回了。那些香港人都住在最里面的贵宾楼内，要翻过一道围墙，穿过一条很长的小巷……但这里离火车站很近，万一事情不妙，可以把东西寄放在火车站的行李寄放处……”

刘刚和王弟在一起商量的很久。

当天下午，刘刚和王弟一起乔装打扮，出入于五星宾馆，察看地形，了解情况，寻找进退路线。到了晚上，趁香港同胞都去参加联欢晚会之机，刘刚在王弟的配合下，顺利地溜进了香港同胞的房间，撬箱扭锁，窃得不少美元、港币和首饰。不料在翻墙而出时，刘刚踩翻了一块砖头，弄出声响，让巡逻值班人员发现，一时宾馆内哨声四起。刘刚在慌乱之中躲进了一个黑暗角落，戴上眼镜，换了一套装束，这才溜出宾馆，又沿着一条小巷跑去。

四

刘刚正在向前奔跑，忽然听到前方不远处传来一个女子的呼

◎

艰难
走
过





喊声：

“来人啊！救命——”

刘刚快步上前，只见两个青年正拦住一个年轻姑娘要耍流氓。听着姑娘撕心的呼叫，刘刚顾不得许多，伸手就把那两个青年扯开。

姑娘见有人相救，急忙躲到了刘刚身后。

“你想找死？”那两个青年气势汹汹地对刘刚说：“你识相一点，趁早走开，当心老子给你放血！”其中一个矮个子的青年已从腰间拔出一把小刀，挥舞着冲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刘刚飞起一脚，将那小刀踢出很远。紧接着，平地一个雁荡腿，把那矮个子绊了个狗吃屎。另一个高个子的青年也想上前，刘刚早已看在眼里，一个反掌，把他击倒在地。两人见来者不善，又会拳脚，赶紧从地上爬起来，拍拍屁股溜之大吉了。

惊魂未定的姑娘浑身颤抖着，要给刘刚跪下，以表示感谢。刘刚一把拉住她：

“姑娘，你别这样……”

这时，有几个手持手电筒的人朝这边跑来，他们是五星宾馆的保卫人员，大声问道：

“喂，你们看见有人朝这边跑吗？”

刘刚灵机一动，说：“刚才有人朝那边跑了。”

几个人朝着刘刚手指的方向追去。

见他们走远了，刘刚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关切地问姑娘：“你没事吧？”

“没事。谢谢师傅的救命之恩！请问你尊姓大名，在哪儿工作？住在哪里？我好登门专程向你表示感谢！”

“不用谢，不用谢！姑娘，你家住哪儿？这么晚了，还是我送你回家吧！”

刘刚和姑娘一起走在大街上，霓虹灯下，刘刚摘下了眼镜，两人相视，都愣住了。





“原来是你！”姑娘喜出望外。

“哦，是你！”刘刚也认出了对方。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火车上邂逅的一对，竟在这样的场合重逢了。

赵芳连忙拉住刘刚的手，无比激动地说：“走，快到我家去。你上次做了好人好事，我还没有感谢你呢！”

“天已经这么晚了……”

“这有什么关系！”

此时，两人真是一见如故，像一对久别的情人。

在赵芳的再三邀请下，刘刚背着那装有外币和首饰的提包，走进了赵芳的家。

赵芳的家，宽敞的客厅，红色的地毯，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的家庭。刘刚有些拘谨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赵芳为刘刚冲了一杯咖啡后，便把母亲叫了过来。

“妈，这就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位在火车上遇到的好人。今晚我从同学李英家回来，碰上了两个小流氓，又多亏他相救……”

母亲听了女儿的叙述，非常感激地拉着刘刚的手连声道谢。

“妈，你看，他的脸上和头上，还被流氓打了好几下呢！……”赵芳说。

“哎哟，真对不起！”赵芳的母亲上前抚摸着刘刚的脸，抚摸着他的蓬松的头发，回头又说：“阿芳，你陪客人坐坐，妈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母亲走后，赵芳的话更多了。

赵芳嗔怪地对刘刚说：“你这个人真是的，上次为什么跟我不辞而别呢……”

赵芳又说：“想想我们俩的两次见面，真有意思……”

“这大概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刘刚忍不住说。





“对！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赵芳会意地笑了，双颊飞红。

“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这时，刘刚起身说。

“这么晚了，你还想走？”赵芳说，“告诉你，今天晚上你是走不了了！等一会儿吃一点东西，我让我妈给局招待所打个电话，让他们给你开一个房间就是了。”

“局招待所？是什么局的招待所？”刘刚问。

“南江市公安局呀，就在斜对面。”赵芳说。

“南江市公安局？”

“对！告诉你，我爸爸就是南江市公安局的局长，他现在到北京出差去了。你住在局招待所里，绝对安全！”

刘刚一听吓了一跳，住进公安局招待所，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刘刚极力掩饰自己慌乱的心情，继续推辞着，可无奈赵芳母女的盛情。草草吃过点心后，刘刚在市公安局局长的千金的陪同下，提着那装满赃物的提包，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公安局的招待所。

五

香港同胞巨款被盗一案，引起了南江市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市委的指示下，市公安局立即组成了一个精干的侦破小组。

正在北京开会的南江市公安局局长赵荣德在接到长途电话后，立即乘飞机赶了回来，他家也没有回，就参加了侦破小组的案情分析会。

根据现场分析，罪犯是具有一定作案技巧的惯犯。他们套着手套作案，没有留下痕迹，偷得巨款后，翻墙而出。在那围墙外面的墙脚下，也没有留下东西。

开完会，赵荣德局长独自一人来到五星宾馆的那垛围墙外面，仔细察看。他沿着围墙搜查着，发现罪犯是顺着—根电线杆翻进围墙或翻出围墙的。那一根水泥电线杆表面很毛糙，在一人高之处粘着





一缕头发。赵局长小心翼翼地取下那一缕头发，沉思片刻，将它夹进了自己的笔记本内。

第二天晚上，赵局长才抽空回到家中。刚跨进门，妻子就给他讲述女儿的事。

“你还知道回来？你这一走，阿芳两次遇到麻烦，差点出事！”

“哦，有那么严重？”赵局长认真地听完妻子的叙述，不觉为女儿捏了一把汗。

“不过……那小伙子长得不差，依我看，阿芳八成是喜欢上他了。”最后，妻子笑着说。

听了妻子的话，赵局长敲响了女儿的房门：“阿芳，你睡了吗？”

一听是爸爸的声音，赵芳赶紧把门打开。她扑入爸爸的怀抱，连日来的惊恐和委屈涌上心头，她哭着给爸爸讲述那事情发生的经过。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阿芳，别哭了。”赵局长安慰女儿道。这时，他发现女儿房间内的衣服架上挂着一件男式的西服，便问：“这是谁的衣服？”

“刘刚的。”赵芳说。

灯光下，赵局长敏感地发现在那西服的左肩上正粘着一缕头发。他走上前，趁女儿不注意，把那一缕头发夹进了自己的笔记本。

走出女儿的房间，赵局长马上给局里打电话，要派人来立即把他在笔记本中夹着的两根头发拿去进行技术鉴定。

然后，赵局长转身去问女儿：“刘刚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局招待所，401 房间。”赵芳回答。

“阿芳，陪爸爸一起去看他吧！”

“行！”

赵芳陪爸爸一起来到局招待所 401 房间门外，可是，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答应。赵芳去叫服务员来开门，服务员告诉他们，刘刚出去了。





“那我们就在房间里等一会儿吧。”

这时，有一位公安人员前来悄悄向赵局长报告：经过技术鉴定，那两根头发完全是一个人的！

赵局长点点头。他仔细地打量着房间内的一切。他发现枕头底下鼓鼓地好像有什么东西，掀开一看，是一个提包。赵芳抢过提包，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有一红绸包，再打开红绸包，里面是一块圆圆的绿色的玉片。

赵芳笑了：“我当是什么宝贝，原来是农村小孩子戴的玩意。”

赵局长看到这一块绿玉，眼睛一亮。他接过那一块绿玉，上下左右地看着，觉得是那样的熟悉，那样地亲切。当他再看到这绿玉上镌刻的小小的“赵记”两字时，浑身像触电般的猛一颤抖，脸色像霜打一样难看。

“爸爸，你怎么啦？”赵芳察觉到父亲脸色的变化，忙问。

赵荣德局长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很快让自己镇静下来，说：“阿芳，不用等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六

赵芳与父亲一起回到家中，一问母亲，才知道自己与父亲刚走，刘刚就来过了。

“他人呢？”

“已经走了。”

“去哪儿了？”

“说是有急事，马上要回南方公司去。”

赵芳一听急了，忙拉开抽屉找自行车的钥匙，准备骑自行车去追刘刚。然而，她一拉开抽屉，却发现刘刚留下的一张纸条——

芳：我有急事，马上要回去了。请你见此条子后，速去招待所帮我把





枕头底下的提包拿出来，然后去火车站行李寄放处取我寄放在那里的一些行李。我取行李的牌子就放在你床的枕头底下。你拿到东西后，再买一张站台票进站来，我在118次列车停靠的4号站台上等你。我因还有事要处理，这些事就全托你了。

西服我已经穿走了。谢谢你！

我很想吻你！

永远爱你的刚，即日

赵芳看过条子，心里更急了，她伸手朝枕头底下一摸，果然摸索到了一块小方牌子。赵芳转身刚要出门，家里的电话铃响了。她盼望这电话是刘刚打来的，于是又奔回来，抢着接电话。

“喂，赵局长在家吗？”赵芳一听就知道是市公安局刑侦科马科长的声音，她把电话话筒递给了爸爸。

“喂，赵局长吗，我是马勇。我现在在火车站。我们已经抓到了五星宾馆盗窃案中的一个罪犯，他姓王，满脸是麻子。他交代，他们作案的赃物可能寄放在火车站的行李寄放处。我们在铁路派出所的配合下，正在那里检查，发现了一些可疑迹象。”

“好，我马上就来！”赵局长放下电话，对正要出门的女儿说：“你不是也要去火车站吗？正好，就坐我的车一起去！”

赵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此时心里只有刘刚，她要立即见到他。她只觉得通过两次和他短短的相处，她已经爱上他了。

乘坐父亲的小车，赵芳很快来到了火车站。她一下车，就直奔行李寄放处去取行李。可是，当她拿到一马夹袋东西时，一位身穿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喊住了她。

“同志，请你跟我来一下！”

“干什么？”赵芳不屑一顾地问。

“检查你的行李！”

“对不起，我这里没有危险品。”赵芳看看手表，直奔售票处，要去





买一张站台票。

这时，那一位身穿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带了几名公安人员出现在赵芳面前，挡住了她的去路。当他们发现，眼前这位姑娘正是赵局长的独生女儿赵芳时，大家都愣住了。

“阿芳，是你？”马科长十分惊讶地说，“你要去哪里？”

“我是来送客人的！”

“你刚才取的行李给我们检查一下？”

“不行，这是别人的东西！”

马科长感到十分为难。突然，他发现了另一双熟悉的眼睛——赵局长正在不远处向他们点头示意。

赵芳买了站台票，通过了检票口，奔到了118次列车停靠的4号站台上。当她兴高采烈地把行李递给刘刚，正等待刘刚与她告别时，马科长他们又出现在她的面前。

“你们要干什么？”赵芳很恼火。

“我们要抓盗窃犯！”马科长指着刘刚说。

“不！不！你们别抓他，他不是盗窃犯，他是好人！”赵芳赶紧护着刘刚，向后退。

刘刚见势不妙，趁赵芳挡住公安人员之际，跳下站台，钻过列车底，拼命逃跑了。马科长等公安人员立即从腰间拔出手枪，紧追而去。站在不远处指挥的赵局长猛然间意识到什么，不由自主地向他的部下厉声高喊：

“不许开枪！”

七

南江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内，赵荣德局长与女儿赵芳正坐在电视屏幕前监听监看着审讯室里马科长对刘刚的审讯：

“姓名？”

“刘刚。”